

## 科普文学

## 鸡、鸟与果子

■ 任绍娟

果园里飞来的是鸟儿,果园里养的是鸡,果树上挂的是果子。

飞来的鸟儿,那是果园外来客。

果园的鸡,那是果园的主人。

果树上的果,那也是果园结的果,不是来客,也不是主人。

我的果园里有鸡笼子,那是家里人养鸡用的。本来城市里是不允许养牲畜的,我居住在一个小县城,没有这么严格的管理规定,有地方养,又不影响其他人生活,那就养吧。养什么?家里人曾经有过分歧?养的小兔子,长得也不错,可后来慢慢长大,兔子就不乖了,它要跳要跑,果园小了那不行,哄骗孩子说跑了,实际上是杀了进家里人的肚子了。兔子不养了,养鸭子,那不是一般的鸭子,是一只西鸭。刚开始不知道是西鸭,养了一阵子,才发现这个鸭子愈长愈大,与一般的鸭子真不同,其个头,特别是那两条腿长长的,鸭嘴巴也很大,这样的鸭子已经不算鸭子。西鸭消失以后,家里人选择养鸡。

养鸡是有趣的事,也是无趣的事。

鸟儿飞来,那是最有趣的事。有趣的鸟儿,在果园笔记里有记述,我只知道鸟儿飞过来有影子,那是鸟儿的翅膀扇起的风。

养了鸡,鸟儿飞来成了朋友。鸟和鸡怎么成了朋友的呢?

鸡在笼里叫,鸟在空中飞,它们的见面有些戏剧性。鸡不关在笼子里,那是不行的,在果园里到处跑,不好管不说,要捉它也不容易,最主要的是它有可能逃离果园,逃得无影无踪,鸡就不知飞到哪儿去了?鸟儿飞过来,在空中先是要侦察一番,确实没有什么危险因素,它才停在果树上,果树的枝丫晃荡一会儿,稳稳停下来,它睁大眼睛盯着笼子里的鸡,这是什么?会鸣叫却待在一棵树下,那笼子是一块一块的木头组合的,木头是一棵一棵的树身上切下来的,鸟儿认出来,那就是一棵一棵横躺着的树,只不过那些树,风都吹不动了。叽叽喳喳,鸟儿叫了好几声,鸡却不一定回应。鸡也在想,那长在空中的树上弹出的声音是个什么东西?个子小,空中飘过的声音落在了枝丫上,有时叫,有时不叫,叫与不叫都待在那儿,它在看什么?我虽

然在笼中,不能像它那样飞上飞下,可我的嘴巴不需要像它那样到处去找吃的,有人在固定的时间给我送来,吃的食物时不时还有些变化,菜叶子有新鲜的、有蔫巴巴的,骨头有小的、有碎的,玉米粒有粗的、有细的。鸟儿自来,它的朋友是不多的,那笼子里的鸡是吗?

鸟儿一直在看,看什么?看周边的环境是否安全?看果园里有没有可捡漏的果粒或者其他食物?看那些可怜的大个子怎么蹲在那儿不动呢?

鸡与鸟儿都在相互看,看得谁也没有想,下一步该做什么?怎么做?这时候的果园空荡荡的,连一丝吹来的风都是轻轻地飘过,不想打扰它们两个之间的平静和安宁。

鸟儿的耐心不行,它是在等待鸡笼里的鸡召唤吗?鸡凭什么召唤它?鸡又不缺吃,不缺穿,冷暖自知。

其实,鸡的耐性也不好,它是在等待鸟儿的召唤吗?鸟儿凭什么召唤它?鸟儿吃的食物虽然不是天然的,都有人自觉地送来,不送也饿不着。它要找那点糊嘴的小吃食,那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,翅膀一扬,随随便便飞一飞,嘴啄一啄,肚子是不会饿瘪的。况且最得意的是,鸟儿不受什么限制,想飞往哪儿就去哪儿?

鸟儿在树上等待。

鸡在笼子里等待。

鸟儿从树枝之间扇起翅膀,空中闪过一抹影子,从树叶间飞了下来,一晃眼落在鸡笼子的上方。鸡被空中的声音震头,抬眼一看,是鸟儿飞下来了,它就站在自己的上面,它叽里呱啦地叫了几声,算是打招呼吧。鸡也扑腾了好几下翅膀,始终飞不起来,一是翅膀早已退化,没有飞翔的功能,二是笼子空间狭小,想飞也飞不出去,只有扑腾几下也算是给鸟儿一个问候。

喂,那树上挂的是什么?鸟儿明知故问。

这都不知道?那是柚子。鸡撇撇嘴。

那不是挂在你的头上?你不怕它



挂不住砸了下来?一砸一个青包。

柚子是有心的果,它挂在那儿不会乱动的,除非风大乱吹雨大乱淋,砸不下来的。何况这会儿砸下来的话,你的脑袋不也会被砸个大青包吗。

鸟儿和鸡的话不是没有道理,柚子的个头比鸟儿大得多,真的突然砸下去的话,鸟儿的小脑袋不是青包的问题,那也可能就是生命攸关的问题。

果子就挂在它们的头上,挂的姿态是垂直的形式,没有风吹就不会动,没有雨淋也不会动,静静地挂在那儿等待中长大成熟。鸟儿不算是常客,偶尔飞过来才看见,鸡笼子里的鸡是常客,几乎天天能看见,就在这样的等待中,果子长大了长成熟了。

鸡有鸡道。

鸟有鸟规。

果有果壳。

它们三个凑在一块,在果园里相见。果子是天然的主人,鸡是路过的客,来了就待一阵子,能待多久也不是它说了算的,大部分时间是不能走出笼子的,果园不是自由的港湾。鸟儿是不速之客,来了不光是歇口气,还有可能偷吃果园里的果果和鸡的食物,像柚子这样的果果,它是毫无办法的,只能望果兴叹,但它飞来飞走都是自由的,有时纯粹就是驻足停停,一会儿就会走,这一点是鸡最羡慕的,可也是没办法做到的。

果园的果果不能走,那是它的家。

果园的鸡有腿也不能走,它没有远大的理想,偏安这一小果园度过余生。

果园的鸟儿却不能留在这儿,它的翅膀带着它飞出飞进大街小巷,在哪儿落足,那是翅膀的选择。

## 典故(组诗)

■ 三都河

## 1 画蛇添足

轻轻松松一骑绝尘  
甩了尔等几条街  
蛇早画好了  
闲着也是闲着  
干脆再画四只脚  
一壶酒只能赏给一个人喝  
理当归我享受  
树枝为笔大地为纸  
画蛇比赛正式开始  
真的不是吹牛  
这可是咱的强项  
自感画得又快又好  
越看越喜频频点头  
可惜忘了一条  
蛇是没长脚的

## 2 黔驴技穷

只要具备吨位  
出现于生僻处  
总会有些唬人  
老虎让我试探一下  
不过千吼几声  
愤怒地炮几脚蹶子  
就这点功夫  
也想混江湖  
够我饱餐一顿  
黔之驴并非黔地驴  
圈固一个外来户  
查清是好事者船载以入  
黔地却蒙冤千年  
因为山高路远  
因为贫穷荒芜  
背负历史的骂骂太多  
幸喜黔之地已成贵之州  
爽爽而多彩无敌

## 3 自相矛盾

花开两朵  
各表一枝  
左手举矛  
右手执盾  
矛无坚不摧  
盾坚固无比  
我的矛与盾  
在各自领域  
都是妥妥的王炸  
同根生的兄弟  
宿命中的死敌  
何必以子之矛  
硬要攻子之盾  
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 
现世真的危险啦  
死缠不放的结果  
最后很难逃脱  
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 秋色美好

■ 沈真好

夏姑娘带着茂盛的绿叶飘飘悠悠地走了,秋妈妈又带着累累硕果回到了人间。秋妈妈一到,用她的魔法棒一挥,凉爽的风立刻就给人们送来了清爽,累累的硕果把金黄的叶子推了

去,因为他们即将成为树干的主人。

秋妈妈来到果园,准备举行一场盛大的“丰收宴席”,红彤彤的富士苹果笑脸相迎,橘子树提着一个个红灯笼前来引路,葡萄树结出一串串紫色的“玛瑙”招待客人,菠萝穿上了它的“黄金甲”战袍守护在周围,把贪吃的孩子们刺得哇哇大叫。

接着,秋妈妈又拿着她的画盘,一刷石榴成了粉色,一挥叶子变黄了,一画鸭梨成青翠。秋妈妈来到田



野,棉花变白了,像雪花一样,玉米棒露出金黄牙齿,仿佛要把秋天的美丽吃进肚子里。稻谷成熟了,微风一吹,它们就像广场上的爷爷奶奶一起跳起了广场舞。高粱叔叔举着火把像奥运火炬手一样,河堤上的梧桐叶着急了,生怕被吹落在地,紧紧地抓住树干不放。

秋妈妈来到花园,桂花妈妈可高兴了,她向天空播撒着芳香。菊花仙子也来比美,它红的似火,绿的似玉,粉的似霞……美不胜收,让秋妈妈置身仙境一般。

秋妈妈还发出了信号给小动物们,她让喜鹊、麻雀、乌鸦等鸟儿们赶快收集树枝搭窝,让青蛙快地挖一个温暖的洞穴准备冬眠,让小狗熊赶快吃得饱饱的,可别在冬眠的时候把自己饿醒了。

啊,秋妈妈的到来,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美好的时光,我们一定要珍惜哦。

(作者系万州区鸡公岭小学学生)

